

旅行尽头的土地

玛丽 ● 奥斯汀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旅行尽头的土地

玛丽·奥斯汀 著

马永波 马 原 陈 亮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总 序

二十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后二十年来，美国文坛上兴起了一种新的文学流派——生态文学，它以描写自然为主题，以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内容，展现出一道亮丽的自然与心灵的风景，有美国文学史上的“新文艺复兴”之称。它已经成为美国文学的主要流派，堪称美国文学中最令人激动的领域。

现代社会对自然造成的人为破坏，已经成为举世关注的问题，人类所面临的是核战争的威胁、慢性辐射的毒害、化学或生物战争、世界人口的可怕增长、全球变暖、臭氧层的破坏、酸雨加剧、热带雨林的过度砍伐、表层土壤和地表水的急剧丧失、过度捕捞和海洋污染、垃圾泛滥、植物和动物不断增快的灭绝速度……

在此背景下，“生态”已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核心话题。在现

代文明世界里，与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相伴的则是信仰缺失、欲望泛滥、自我原子化、生存意义平面化等人类精神方面的危机。自然生态的危机和人的精神生态的危机密不可分，人怎么对待自然，就怎么对待社会 and 他人。仅仅通过生态科学发展提高环保技术、完善环保政策还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人和自然的矛盾，关键是要通过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的变革来培育一种新的生活世界观和生态文化。因此，对自然的歌颂与描写、对保持我们脚下一片净土的向往与追求，已经跨越了国界，具有一种普遍意义。

首先，生态文学注重的是生态系统的整体观，自然不再仅仅是人类展示自身的舞台背景，而是直接成为写作的主要对象。以这种生态整体观作为指导去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势必决定了人类所有与自然有关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判断标准不再是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以人类利益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它关注的是有利于生态系统的整体和谐、稳定和持续性的自然存在。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有将自然生态的整体利益作为根本前提和最高价值，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到生态破坏与危机对人类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只有确保了整个自然的再生性存在，才能确保人类健康安全的持续生存。

其次，在考察自然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对人的影响，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人对自然的赞美，人与自然重建和谐关系等方面时，生态文学重视的是人对自然的责任与义务，热切地呼吁保护自然万物和维护生态平衡，热情地赞美为生态整体利益而遏制

人类不断膨胀的自我欲望，尤其是要反思和批判人对自然的征服、控制、改造、掠夺和摧残等等工具化对待自然的态度。生态文学探寻的是导致生态灾难的社会原因，文化是如何决定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与方式，社会文化因素的合力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这就要求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向生物中心主义过渡，承认万物有其不依赖于人的标准的“内在价值”。人类与其它生命一样，只是地球生命团体中的成员。所有物种都是互相依赖的系统的一部分。所有生物都以自己的方式追寻自身生命的完善。人类并非天生就高于其它生命。

在全球性生态危机之中，探索自然与人的关系，唤醒人的生态意识，已成为文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主要功能。生态文学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的定义，作家必须以全新的位置意识和生存方式呈现人与世界，与此同时，文学所要呈现的对象，则从人类社会延伸向整个世界与宇宙，文学关注的将不仅仅是人类的利益，而是整个生态圈的利益，并从是否对这个生态整体的利益有所贡献来确立文学品质的标准。文学在升华为守护家园的事业以后，文学家的使命也必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不应再像主体性文学时代的文学家那样简单地讴歌人的力量、描述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表现人对世界的征服，而应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视野，反映和推动人们守护家园的事业。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生态文学的源头是英国博物学家和作家吉尔伯特·怀特的《塞尔朋自然史》。美国作家亨利·梭罗、约

翰·巴勒斯、约翰·缪尔、玛丽·奥斯汀、阿尔多·利奥波德、雷切尔·卡森等继承了这一传统，使之延伸到了美国。生态文学之引人注目，不单是因为万物关联的深刻思想，对当下人类困境的触及与揭示，更在于它形式上的新颖和独特，它主要以散文、日记等形式出现。其最典型的表达方式是以第一人称为主，以写实的方式来描述作者由钢筋水泥的文明世界走进荒野冰川的自然环境时那种身心双重的朝圣与历险，是将个人体验与对自然的观察融合无间的结果。

生态文学也有其自身的发展历史，它从开始时偏重科学考察的纯粹自然史，逐渐过渡到将文学的诗意与科学的精确结合起来；由早期的以探索自然与个人的思想行为关系为主的自然散记，发展到当代主张人类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生态文学。

生态文学促使人们去理解文化对自然的影响，把人与自然的生态关联视为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深层内涵和动因，并从自然生态寻求走出生存困境的深刻智慧。因此，阅读生态文学作品，我们不应将它们看做游山玩水的休闲读物，而应看做人类为摆脱生存困境、寻求精神健康的朝圣记录。

本丛书选译的三位作家均为美国生态文学名家，他们的著作已经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经典，收录的他们的作品多为国内首译，具有填补空白的重大意义。

主编 马永波

二〇一二年三月

目 录

旅行的起点	001
我寻找风的足迹	023
我们先人的时代	040
消亡之城	060
仙人掌国度	079
帕帕戈地区	095
沿格兰德河而下	112
途经此地	138
上帝的左手	157
果园卡琴纳	179
让太阳咆哮	190
新墨西哥州的圣人	208

血路 233

圣山 251

科罗拉多河 266

明天见 293

旅行的起点

在科罗拉多河和格兰德河上游之间，是旅行尽头的土地。它的南北边界并不是由这些自然界限划分的，而是取决于可居住的范围。在它四周河流的源头附近，大陆轴的山脉向科罗拉多落基山脉的一个前端收束。在旧墨西哥这巨大而干旱的高原之间，它们向南分散，仿佛由于害怕荒僻而惊慌失措的旅人。但是大峡谷东部、“死亡之路”^①西部和北部的所有区域则像一个强壮男子的中年岁月，辉煌壮丽，整齐有序。这便是沉湎于其中的游人对这片土地最初的深刻感受。沿着任何路线走得足够远，你都会发现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山脉通过这种方式向上伸展；火山锥直而

^① 死亡之路（Jornada del Muerto），新墨西哥瓦尔弗到得克萨斯埃尔帕索长达九十英里的一条狭长地带。地处于旱沙漠区，商旅经常因缺水而亡，故称“死亡之路”。

立，从中抛射出黑色的岩石之河；在月色般的干盐湖四周，升起的是古老湖泊的边岸；急流顺着地震的缝隙流出。人只要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了，也就不会再害怕它；下一步便是征服它。

也许不需要从其它方面，只要从最先使这片土地变得可以居住的人们的脸上，就可以发现这片由新墨西哥州西半部和整个亚利桑那州组成的土地留给我们的最初而持久的印象。在任何一件拓荒者肖像的收藏中，你都会发现这样一种面相：绝大多数有着浓眉，两眼之间很宽，虽然有着这一时期特有的凶猛胡须和长长的卷发，但面容却十分温和。对无垠的空间、匮乏的水资源和野蛮人袭击的恐惧并未使他们屈服，他们隐约有着一种难以捉摸的对工作的满足感。快速掌握了土地形成的方法，使人类开始变得顺从于自己的天性。

谈论一个地方，并不比谈论一位女性更恰当，它忽略了那个地区对其居民所产生的无法言明的影响。如果说西南地区拥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过去，并将拥有一个辉煌的未来，是因为它是一个上好的财源，那么就会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好几代人都愉快地在里面耗尽精力，却从未估量过那里的巨大资源。十九世纪的入侵浪潮发现，加利福尼亚是一个相对有些水性杨花的女人，但却对亚利桑那朴素的纯洁感到畏缩，但是，他们中较好的人还是无偿地为她服务。如果西南地区以无与伦比的食物生产地闻名，那是因为，定居在那里的人类一直在教导土地如何生产食物。对于未开化的美洲印第安人和没有受过教育的美洲拓荒者来说，没有任

何东西能使这片土地的产粮能力辜负他们的天真。这两种人与这片土地结为一体，因为热爱，他们使之开花结果，生产庄稼，适宜居住。如果有更多自然形成的道路汇聚于此，交织在四周环绕的河流之间，有更多的人类力量之流最终停留在这块如今被称为美国的土地，而不是其它地方，那是因为，在这里，只要有合适的工具，人类就能感受到创造性精神那种难以形容的满足感。

这样一个地方吸引着四面八方的兴趣。附近的欧洲人已经准备了七年之久，只为能听到它的消息，然而它自己并不希望如此。在此之前，它已经吸引了许多知名的和被遗忘的民族的注意力。

一五三六年四月，迪亚哥·德·阿尔卡拉斯带着二十名士兵勇敢地推进到了索诺拉州的边境，那时，锡那罗亚州库利亚坎的圣米格尔还是西班牙在新大陆殖民地中最北的边区。在一次捕捉奴隶的突袭中，他遇到了一番最令人震惊的景象：一个人身着羽毛和印第安巫师的护身符，快速转动着一只彩色葫芦，身后跟着一个黑人和少数几个当地土著，他们突然“轰”的一声向他奔来，用西班牙语呼喊着，感谢上帝的仁慈。

直到马尔多纳多和多兰特斯这两个欧洲人赶上了他们，阿尔卡拉斯这才确信这四个人是潘菲洛·德·纳瓦埃斯一行探险人员中的幸存者。潘菲洛·德·纳瓦埃斯七年前到达佛罗里达，和他的同伴们一起被困在海上一个没有甲板的船里，他们希望能沿着海岸漂流到墨西哥港。结果除了探险队的财务主管卡比萨·德·

瓦卡和他的三个同伴外，所有人都丧生了。在从船只遇难的得克萨斯州海岸到索诺拉州的长途步行中，卡比萨·德·瓦卡一行人是否听说了任何关于北方的联立房屋文化，或者是否知道那里有黄金，学者们一直在研究，但几乎找不到任何证据，直到有一天它在一本书上出现了。根据卡比萨·德·瓦卡自己发表的报告，他们曾到达和马德雷山脉一样远的地方，最为靠近所谓的“锡波拉七城”^①。在马德雷山脉阴森的松树之间，他听见了绿羽毛小鹦鹉的斥责。但是私下还有一份报告传入了西班牙国王的耳朵，试问如果在《船难与远征》中所有的事情都交代清楚了，那么为什么还会有私底下的报告呢？是黄金，我肯定他并没有听说过黄金的事；因为他毕竟是一位西班牙绅士，如果他相信北方有黄金，就不可能一回来就尽快接受了巴拉圭地方行政官一职。

但是，他倒很有可能听说过北方居住着大量人口一事，尽管他总是避免公开谈论它。首先，在他后半段的流浪中，他通过买卖绿宝石勉强糊口，这是一个原因；另外就是，多兰特斯有五支镶有绿宝石的箭。如果卡比萨·德·瓦卡询问过这些东西是从什么人那里买来的，但没有听到其它什么好理由，他会在他和同伴遇到阿尔卡拉斯的遭遇中找到足够的解释。由于拒绝出卖印第安

^① 锡波拉七城（Seven Cities of Cibola），传说中墨西哥北部（今美国新墨西哥州）由七座黄金城组成的地区。十六世纪时曾吸引许多西班牙探险者前往，其中最著名的是弗朗西斯科·科罗纳多（Francisco Coronado）。一五四〇年他带领三百名西班牙骑兵和一千名印第安人进入该地区，但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些简陋的土坯房屋。所谓“锡波拉七城”实际上只是五六座祖尼印第安人村落。

同伴为奴隶，他们全都成了阿尔卡拉斯的俘虏。这些漫游者也曾做过野蛮部落的俘虏，出于同样原因，他们也许改变了自己对北方民族的描述，对阿尔卡拉斯有所保留。但是，总督门多萨从多兰特斯那里买来的黑人埃斯特万却没有坚持到底。

卡比萨·德·瓦卡报告里缺少的情节，使之不能成为一个好故事，但他似乎有所补充；他表示极其愿意回到他漫游的地方去寻找“锡波拉七城”，这种传言顿时在新西班牙所有港口流传开来，但它在纳瓦埃斯探险队幸存者那里并没有得到什么补充。

这谣言将整个西班牙的兴趣引向了如今被称为美国的这块领土，而它的材料很大一部分依赖于流行的报告。

首先，在西班牙人中间流传着里斯本大主教的故事。传说他在阿拉伯人到达之前逃走，并在阿提拉岛建了七个殖民地，这就是面向传说中西方领土的孤岛。此外，在旧墨西哥的纳瓦特尔部落也有这样一种传统，传说他们的祖先在流浪途中曾在七个洞穴里休息，这七个洞穴很容易被简化成七座城市，正如后来证明的那样，城市是可以建在洞穴里并繁荣起来的。据说十二世纪时，墨西哥中部高原曾出现来自北方的阿兹特克人。

甚至在那时，北方格兰德河的普韦布洛人^①就到南方的奇瓦瓦州做些羽毛、绿宝石和棉布的生意。那里有一个关于特瓦部落文化英雄波赛耶莫或波赛耶夫的传统，他被普韦布洛人扔石头赶走，依照先知的方式，离开南方，身后跟随着最为反叛的年轻人。他们每年在联立房屋地区跳舞不就是为了等他回来吗？因为西班牙征服者领着他们走来走去，所以只要发生部落融合与历史交换，对传说中伟人的猜测和辨认也就不可避免。蒙特祖马就是波赛耶莫，波赛耶莫就是蒙特祖马。因此，由于能够产生纳瓦特尔民族的奠基者，北方的多城文化传统得到了迅速发展。

波赛耶莫的传说和当地祈祷雨季归来的仪式本是同一回事，这从当地人称呼他为“散播湿气者”或“分配雨水者”可以看出，但这并不能证明他不是先知和年轻反叛者的领袖。相比国王让人不快的专制统治，印第安人的共产主义专制使得个人才能更加难以发挥。既然年轻人的反抗必须有人来领导，既然他们想去

^① 普韦布洛（Pueblo），亚利桑那东北和新墨西哥西北的印第安人。“普韦布洛”系西班牙语，意即“村”或“镇”。他们在文化和社会方面基本上相同，但语言却分成四大语系，还有若干亚语系。普韦布洛人系史前阿纳萨基人的后裔。考古学家把他们的文化起源追溯到两千年之前。公元一千年至一千三百年是普韦布洛文化的繁荣时代，人口集中于弗德台地、查科峡谷和其它史前遗址。这些古遗址以石头和砖土建成的多层建筑物为特征。普韦布洛人分为东西两支。东支包括新墨西哥州格兰德河沿岸的全部普韦布洛人；西支包括亚利桑那州北部的霍皮人（Hopi）和新墨西哥州西北部的祖尼人（Zuni）、阿科马人及拉克纳人。两者社会结构有些不同，西部的霍皮人与祖尼人有一套复杂的以母系为基础的部落组织。在东部，父系血亲关系发展起来。

铁拉阿马利亚，为什么不让出生在奥霍卡连特印第安村落的波赛耶莫来领导呢？

一个叫“母牛头”的西班牙探险家、一个黑奴和一个身穿圣方济各修士长袍的法国萨瓦人一起重新发现那片领域，是否比新墨西哥州产生了真正的历代国王更有可能呢？

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锡波拉七城”的门上镶着绿宝石，街道上到处都是挖金银矿的工人，这也吸引了当时最伟大的行政长官之一唐·安东尼奥·德·门多萨的兴趣，因此，它总该比文件上记载的证据更为可信。据记录过科罗纳多探险的佩德罗·德·卡斯塔尼达说，早在一五三〇年，当时的新西班牙总督努尼奥·德·古斯曼有一个印第安奴隶，他向总督讲到自己曾和父亲去北方的锡波拉做生意，那里的街道上到处是挖金矿的工人，他们从那里带回了很多金属。但是古斯曼没怎么相信，否则他不会这么长久地回避。甚至纳瓦埃斯幸存者的报告已经过了三年，才开始有些事情发生。

首先，探险牵涉到国王的批准和许多政治因素，过程十分冗长乏味。他们必须安抚那些位于新西班牙和“锡波拉七城”之间的野蛮部落，撤回使他们沦为奴隶的命令，还需要寻找和培训导游和翻译人员。船长一职落到了弗朗西斯科·伐斯奎兹·德·科罗纳多身上，他除了是一个勇敢的绅士，有一个开销很大的妻子、容易轻信的性格，此外就没有任何能担当这一工作的出众之处了。但是在科罗纳多之前，已经有好几次探险远行了。多兰特

斯甚至也希望能去“锡波拉七城”探险，这使得人们认为他们一行人要比报告上更了解北方地区的情况。门多萨在装备上投入了很多财力，但似乎没有得到任何回报。最后，圣方济各修士马科斯·德·尼扎^①、黑人埃斯特万、两条卡斯蒂利亚灰狗和少数几个印第安人一起出发前往锡波拉。当费尔南多·德·索托从古巴的哈瓦那起航，去征服佛罗里达的时候，他们一行人到达了亚利桑那州荒漠的某个地方。

一五三九年三月，牧豆树分散的叶子开始聚集，仿佛穿越大草原的薄雾一般。马科斯修士和黑奴已经到了西班牙白人所到过的最北处，这也许已经是亚利桑那州树形仙人掌北上的极限了，如果我们的旅行者没有提到它，那是因为他们在出发的地方看见了更高的仙人掌。当这位西班牙修道士停下来，像每一个西班牙探险者必须做的那样观察地形时，他让黑人继续向前走，并命令他如果有发现，就送回十字架作信号。刚开始送回来的是一个手掌大小的十字架，随着寻找锡波拉的热情越来越高涨，送回来的十字架也越来越大。第四天的时候，埃斯特万派人送回来了一个

^① 马科斯·德·尼扎（Marcos de Niza，一四九五至一五五八），传教士，西班牙属北美地区的探险家。在去墨西哥之前曾在秘鲁和危地马拉服务。一五三九年，受卡比萨·德·瓦卡有关美国土著印第安人财富故事的激励，安东尼奥·德·门多萨筹划了一次探险，由马科斯修士领导。马科斯修士至少向北旅行到了亚利桑那州东南，也许进入了新墨西哥州。可能受惑于祖尼人的传说，他热情却极其不准确地描绘了锡波拉七城传说中的财富。当一五四〇年弗朗西斯科·伐斯奎兹·德·科罗纳多率领士兵到达那里的时候，却证明不过是个传说。马科斯修士由此被解除了向导职务，在耻辱中返回。

像人一样大的十字架。毫无疑问，旅行者一开始从各处听说的存在四层高石屋的报告显然被夸张了，他们迄今发现的只是皮马人和印第安人的胶泥和板条的小茅屋。

令马科斯修士意想不到的，这片土地的魔爪竟然伸向了埃斯特万。这个黑奴比引导他的印第安人还不开化，他对这片土地潜在的丰富力量更为敏感。和那些热爱西南地区的人一样，他将自己潜意识里对这土地的感受转变成了对成功的坚信。从一开始，他就模仿卡比萨·德·瓦卡——一个有法术的人。有人看见他按照印第安人的指示一直朝北走，用皮带牵着他的灰狗，穿得和西班牙人与土著一样漂亮，只要条件允许，他就在沿路盛情款待他的村庄里搜集货物和女人。传言在他前面不胫而走，说是有一个神人——天上的神明，将要经过。这引起了圣方济各修士的注意，他凭老练稳重忍受着，但是随着旅途日益深入沙漠，埃斯特万更多地变成了一个野蛮人，而不再是一个奴隶。最终，他违背了修士要他在希拉河交叉口等待的指示，独自冒险去寻找锡波拉。

在他之后，马科斯修士也快速穿越了今天被称为怀特山阿帕奇的地方。他发现已经有人事先为他准备好了小棚屋，水和食物也都不缺。无论在哪里考察，他都会受到原始土著人的热情款待，他会告诉那些他喜欢的人他们想要听到的事情。伟大的城市？是的！黄金？当然了！甚至是锡波拉这个地名也被证实了，它好像是祖尼被两次误叫后的结果。在五月的最后一天，与黑人